

摘取我够得着的 的葡萄

的葡萄

如果头上悬着的葡萄太高，实在是够不着了，

我就走开，走开的时候，也不说葡萄是酸的。

我的哲学是：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

是酸是甜，自个儿慢慢品尝吧

钱冠连·著



人生与学术小品文集



摘取我够得着的

的葡萄

钱冠连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 / 钱冠连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12

ISBN 7-218-05376-9

I. 摘… II. 钱… III. 人生哲学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8956 号

封面题字	钱冠枝
责任编辑	卢雪华
封面设计	方 雷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 125
插 页	2
字 数	252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5376-9/B·195
定 价	25. 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k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9710 (直销) 83790667 83780104 (分销)】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资助，特此致谢！

序 言

郑延国^{*}

本书作者是我格外敬佩的一位学者。我敬佩他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往往能从哲学的角度，对各种问题进行思辨。而这些思辨常常又能产生出丰硕的成果，从而予人以深刻的启迪。比如他对语言学、文化学、美学、全息理论的思辨，便产生了《美学语言学》、《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全息论》和《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等四部学术名著。以致令外语界学人的神经为之一震，然后耳目为之一新，仿佛置身于一个奇花异草大放光彩的瀛寰。又比如他在对学派意识进行思辨之后所撰出的学术论文《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业已在汉语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少学者称赞此文有如暮鼓晨钟一般，能使从事汉语研究的学人多“一份清醒”。

如今，他又将多年来所撰写的散文结集成册，奉献给更多的读者。窃以为，此册书中的每一篇文章，不论长短，都含有深深的寓意，也可以这样说，这些文章的大部分都是作者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辨的结果。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哲学思辨，包括对人生的渗透，对名利的剖析，对人格的品评，对生命的感悟，对社会的建言，对学术的追求，对生态的关注，对往事的沉思，对师友的缅怀，对故乡的眷恋，等等。这些时而充满理性、时而充满激情的文字，无不展示

出作者思维的敏捷，眼光的深邃，言语的犀利和行文的奇特。阅读此书的人，可以从中得到新的启发，学到新的理念，甚或会像作者那样，渐渐地学会从哲学的视角，对过去的种种经历和对未来的诸多向往，做出新的判断，进行新的思考，从而确定新的取向。

我记得明代的李渔曾经写过一篇名为《燕京葡萄赋》的散文。他在文中写道“葡萄无他长，只以不酸为贵”。接着他又盛赞燕京的葡萄“味虽浓而不浊，性似凉而实温；多食则益气强志，久服而延年轻身。既足登筵，复堪酿酒；善醉易醒，和衷适口”。我读完此册书后，深深地感到其中的一篇篇文章恰恰就像一颗颗具有这种特质的葡萄。谓予不信，何妨一试。是为序。

※郑延国，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研究所所长，湖南省译协常务理事。

自序

出一个散文集，1995年前后就动了心思。由于某些变故，收拾好的集子放在那里，一放就是十多年。

我的主业是西方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理论，写点散文是副业，但是，我对它用心的程度却一点也不“副”。对放在那里的东西，不时地修它一修，改它一改，就像把新酿的酒送进地窖，以后时不时将酒坛子摇一摇，动一动，助它发酵一样。原先并不算醇醪的酒，放它十年，也会酿出香气之类的成熟来。我这里的東西却不敢说有类似的香气。但是十几年的光阴也能磨炼出一点儿进步来，当初我写《智慧的死亡》之时，就没想到对司马迁关于死的说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做过分析，如今，我再写《智慧的死亡》的姊妹篇《人何以成仙？》时，就生出了从前想不到的思想：“司马迁关于死的两极概括，虽然对激励人们追求有意义的人生有作用，但不符合人生与人死的常态，故后人不可以此作为实际的人生与人死的指导方针。经过努力可以争取到的人生的常态的生与死，窃以为是：让生命在喜悦中成长，在愉悦——无痛即愉悦——中结束。”

这个集子里，自己并不觉得印象深刻的几篇，却在发表以后被多家杂志转载，如《伟大的细心》（先在《社会学家茶座》发表）几经转载之后还被《中外书摘》（上海人民出版社）选为卷首语，实感意外。

再说我如何做起散文来。我的老师、同事、朋友和学生，看了我的语言理论著作以后，不断地对我说：“你可以写散文。”开始我没拿这话当一回事儿。1995年，我将自己对我父亲的内疚与回忆写成《智慧的死亡》，文章发表之后，使不少有关或无关的人动情起来。这对我写散文是一个提醒。

“艺术再动人，世界上照样会是一大堆可诅咒的麻烦。艺术上的成功和动人并不足以解决一切麻烦”（王蒙）。我写散文与随笔的真正动因，是人生麻烦压迫我动脑子。散文是作者与人生与世界的直接对话，无须造出一个形象或者一个可能世界来。有人（海德格尔）说过，“语言使一物成为一物”，“语言使一物出场”。现在，我正是拿这些篇章使自己出场，与人生和世界对话了。

小说是用意象再现宇宙中的人生，散文是用真实洞开人生与宇宙。两者合观，“意象”不再虚幻，“真实”不再呆板。窃以为，理想的散文是向哲学讨了发现（又一说法是：骨重神寒以警世惊俗），向文学学了表现（又一说法是：构筑形象以使读者遐想），再相互糅合。可是，这里的東西，哲学发现少，文学表现也不多。我能做到的只是最低最低的标准：不说假话。

这个集子叫《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其含义如下：“如果头上悬着的葡萄太高，实在是够不着了，我就走开，走开的时候，也不说葡萄是酸的。我的哲学是：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是酸是甜，自个儿慢慢品尝吧。”（见《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立意是不是鼓励消极，不思进取呢？窃以为，放弃那种经过努力争取不到的目标，把寓生

寓命的时间与载生载命的精力转向另一个自己更有把握拿到手的目标，这不仅不是后退，而是一种前进；不是消极，而是积极。放弃一种固执的愚蠢，就是朝智慧进了一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四川大学副校长石坚对我的学术活动一向支持，在他任外国语学院院长的时候，与我有过多次的合作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 2005 年在川大举行了全国首次的外语界西方语言哲学暑期研讨班。这一次散文集的出版又得到了他的帮助，我对他的感激是无以言表的，他的人品与学问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还要感谢的是，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总支书记段峰对此书出版的关心和爱护。没有他们的帮助，此书不能顺利出版。

我还要感谢我的外孙女戚鸿娟，是她做了这本书的最后校对与出版的交涉工作。

最后，我要感谢学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及徐真华校长对我至关重要的帮助与爱护，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了的，我将永远铭记这份温暖与关爱。

2006 年 12 月 19 日（恰逢我的大孙女出生，特记）定稿

目 录

序言 /1

自序 /3

● 人 生 篇

一生就那几步走（外一章） /3

关于“成熟” /7

生命的几种不同样式 /12

回首一笑山满情 /18

懒得过生日 /21

相信你仍在余香中沉醉 /24

月照清江 /28

创造的准备状态 /65

美好的与幼稚的 /69

人到六十 /75

自我缩小也算本领 /83

文人的痴处与半个天下太平 /86

“师”何以“恩”？ /91

清高 /99

盼望新奇，盼望惊讶

——生活的一个维度 /108

为自己设计一盏照明灯 /112

- 智慧的死亡 /113
人品向学品的正负迁移 /119
推举自己为新的上帝 /123
无与幸福 /125
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 /128
人何以成仙? (外一章) /158
感恩讲台 /176
争取一个圆圆的句号
——为庆贺广外大 40 周年校庆而作 /184
大痛开窍 /190

● 并非随便的随想

- 好风景与坏风景 /201
城市的脸面 /206
自古写书后人读 /211
装修的故事 /212
读死书, 死读书, 读书死 /214
小提琴的音域 /216
求名也有法 /220
东方思想与日常人生 /222
不准有趣 /225
中药店原理与“文化哥德尔怪圈” /230
向往一个清明的家园
——《故乡往事: 只留下荷香》后记 /236
野兽在嘲笑 /240

- “伟大的细心” /251
 巧合之处原是为学之本 /254
 在生的热闹与身后的寂寞 /256
 武汉人的脾气 /257
 咀嚼西欧街头 /263
 一觉醒来 /282
 五百年后谁还记得谁
 ——记张后尘的人生理念 /284

● 故乡往事：只留下荷香

- 审美原则打败道德标准 /289
 更新季节的祝愿
 ——读甘茂华《龙船调的故乡》 /293
 降龙佛何在？ /301
 故乡往事：只留下荷香 /304

 用心做出来（代后记） /373



人生篇

一生就那几步走（外一章）

（一）一生就那几步走

一生就那几步走，关键的一、二步或两三步，就把你要走的路，要做的事，要得个什么结果，都画定了。才几次出手，人便没精力再为自己做大的盘算了。而且，关键一步走错，祸及半生甚或一生；同样，关键一步走对，功延余年。可说一步之差，两极分道。

要说高度，一生也就那么几个，需要你爬，需要你跨。爬过了，跨越了，你就有了据说的“高度”了。光辉有成也罢，飞得比鹰低但比鸡高也罢，就是那样了。这些不同领域的高度，一如丁肇中、钱锺书、雷锋等等人所占有的高度，是靠信仰、人品、智慧、眼光、胆量加上努力做活了命运的“棋眼”所赢得的高度——即使不那么高也值得你一生珍视的高度，但须除开的是靠乌纱帽挟持或哄抬出来的“高度”。

你曾为自己立了几个目标，也努力了，也有智慧，但社会或自然的机遇就在那关键的几步上硬是不与你合作，你便没有了理想的高度。或者，智慧与勤奋你都有，差的仅仅是奋力一跳的胆略，该出手时未出手，也于是没有了高度。但一个充实与平缓的人生仍属于你，信仰与智慧也留下来和你终生相伴。就凭你的智慧和那份平静，欣赏着台上的小丑如何献丑，恶棍如何落网，“学者”如何掉



魂；也见证着现实的英雄如何救民，好人如何济世，哲人如何思考。这样的欣赏与见证，老实说，并不比有光辉的高度暗淡多少。

你意识中没有“那几步”，当然也就不曾努力走，不曾精心跨，你打定的主意是安于平凡，认真演好一个诚实的角色。你没把人生看得过于宝贵，过于华丽，过于辽阔，荒凉就让它荒凉，无奇就让它无奇，单薄就让它单薄，只要不践踏别生命，就有细细品尝清淡、自许风雅的权利。无人为你喝彩的情况下还喝彩别人，果真你能如此潇洒，谁敢说这不是一种大度？

这几步，有偶然性。交上一个好朋友或坏朋友，碰上一个好配偶或坏配偶，摊上一个好上级或坏上级，找到一个对路的职业或不对路的职业，如此那般，可能使你走上命运的两个极端。获得了前者，是你的幸运；撞上后者，是你的不幸（但你可以再选择）。这样看来，好像只有听天由命。

这几步，也有必然性。碰到上面所列的前者，固然是幸运，但抓住了就不放，却是你的综合素质暗中所致，等于你自己让你捕获好运，不必谢天。摊上后者时，你的综合素质毫未提醒你立即作出另外的选择，帮助你化解厄运，反而怂恿你接受厄运的安排，等于你自己让你屈就厄运，也就不必怨人了。

人的自身素质和自己努力是一条射线，社会提供的机遇是另一条射线，两条射线相交的交点便是成功。这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联袂。

当你正确抉择时，往往有朝名市利的干扰。它们引诱

你占眼前的便宜，讨眼前的利益，图眼前的轻松。但你终能心无旁骛地走出当时看来挺不划算的一步棋。时间证明了你当初的选择是明智的。你有一个立得住的尺码，这个尺码就是往前看。你拿稳了这个尺码，就走妥了那几步。这样说来，走好那关键的几步，也可以由自己拿主意，并非一决于天。

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也有在孤独（周围人不理解甚或反对）中作出正确抉择的人。他孤独，是因为超前；他超前，是因为先觉；他先觉，是因为身为大智者。

没有人不走错几步，错了可以补救。但只是无关紧要的步子错了可以补救。大错是无所谓补救的。大错之后，只存在面对现实，接受教训，避免一错再错的问题。

“我怎么知道哪几步是事关大局的？哪几步是无关紧要的？”真是难以判断。这里有一个可供参考的“保守”办法：一个人少怀私心，立身以德，与人为善，处事不过（事不做绝，留有余地，怒不大怒，喜不大喜），往往能补长眼光，增华智力，控制失误，增加正确抉择的几率。即使一步走错，也不会满盘皆输，不会付出半生或一生后悔的代价。

一生就那就几步走。不要一直高唱“该出手时就出手”，也该唱唱“如何出手又收手”。前头唱的是敢为（出手）与时机（该……时就……），后头唱的是路子正确，策略得当（如何出手）与节制加补救（又收手）。

1998年6月3日